

都市迷情O系列

百年 相思

张曼娟

畅销台湾、
香港、东南亚
的相思曲

常以为自己已经忘记，却忽略了温柔的提醒只需要一个呼唤的手势，所以，打开窗户，去看生命如何转弯。如何在峰回路转中，看见不同的柳暗花明。留住相思的情意，在茫茫尘世中，从古到今。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承诺，请记得随身携带祝福。

爱有多长，相思就有多长。爱恋是一个承诺，只敢轻轻许。



文匯出版社

百年相思

张曼娟

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年相思/张曼娟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03. 8
ISBN 7-80676-314-7

I. 百... II. 张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0895 号

◎ 都市迷情系列

百年相思

作 者 / 张曼娟
责任编辑 / 何 璟
装帧设计 / 镶·红旗图文工作室
插 图 / 明 天 清 月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
(邮政编码 200002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/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
版 次 / 2003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/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字 数 / 120 千
印 张 / 7.375
印 数 / 1—10 000

ISBN 7-80676-314-7/I·074

定 价 / 18.00 元



生命转弯的地方

新版序·张曼娟

许多人是从小《百年相思》开始阅读我的创作的，虽然在那之前，我已经是所谓的畅销书作者，这本书却自有一种无法被界定与规范的魅力。

那时候我对于诗的譬喻与意象，有着无法自拔的爱恋。一匹从百叶窗透进来投射在木桌上的阳光，也能引逗我企图用十种以上的方式去捕捉驯服它；从雨后开满百合的山坡走过，我便觉得自己通体透绿如一杆芦笛。我揣摩着人与人之间的际遇和情意；我揣摩着时时被爱情撼动神魂的自己，我还用一种类小说的方式改编古典传奇故事，后来甚至引发新的写作风潮。

最特殊的是，我来自黄河流域的父亲母亲，在他们离乡四十年后，带着二十几岁的我，重返黄土高原。我站在倾颓的矮墙边，听着亲人叙述外婆病重时，一听见院外有汽车经过，总要撑着支离病体，扶



着墙往外瞧，看看是不是小女儿回来了？发色花白的我的母亲，就是外婆最放心不下的小女儿。那一年，小脚外婆送小女儿离乡时，并不知道就是一生一世的隔绝，童年的母亲也不知道，她跑得好快好快，跑出了围墙，奔向外面辽阔的世界，追不上的外婆只好扶住墙，尽力远眺着小女儿遥遥的身影。

这样眺望的姿势，终其一生。外婆过世了，只留下这将颓未颓的墙垛。我在墙边停伫，触摸它的肌理，这墙似乎还有着等待的温度。

回到台湾，我在报纸上连载的返乡一月记，就命名为“百年相思”。这本书里的第四卷，便是当时的一些篇章。像是那堵墙似的，在晨昏阴晴的空气里，试图留下一点温度，给人感应。

十几年过去了，回头再读这些篇章，竟有着恍然的迷离感受。仿佛我曾在这里停顿过，执迷过，感伤过；然后，跨越而过。那是一处生命转弯的地方，转弯的速度与弧度都需要小心拿捏，而我毕竟安然度过。

转弯之后，常常忍不住要赞叹起来，啊，真美。

希望每个人在生命转弯的地方，都能勇敢无惧，微笑以赴，然后，对着意想不到的风景赞叹：啊，真美。

目录 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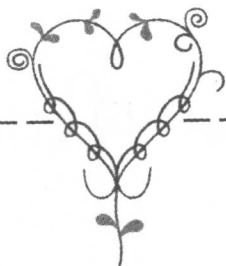
你过得好不好 卷 ①

新春·台北城	3
一条流动的星河	9
人间情分	19
当时年少春衫薄	23
青青子衿	29
四月	34
谁家绿杨堪系马	43
曾经，有一个地球	52
呦呦鹿鸣	60
心碎的白鸟	64
我爱	69
明月明年何处看	76
你过得好不好	84

你将以怎样的心情想起我 卷 ②

相见欢	93
情与爱的对话	98

MAG49/05



关关雎鸠	104
与爱情错身	108
你是我生命的缺口	114

传 奇 卷 3

发	125
灯的传奇	137
一瓢饮	151
幽禁的情人	166

百年相思 卷 4

那夜星月都沉灭	181
一碗白米饭	189
问候	195
与风雪少年交谈	200
出大理记	208
舍生	215
一条婉丽的水域	221

生活是一场冒险，有时候华丽，有时候千疮百孔。许多心情不知从何说起，或者根本找不到人诉说，于是，觉得寂寞了。

你开始寂寞，也许已经寂寞了很久，假若有人问你，过得好不好？

你要怎么回答？

卷 一

你过得好不好





新春·台北城

真正想说的，其实是——

失望、疑惑、黯然，固然避免不了，

却不能让这种情绪持续太久、沉溺太深。

河川都凝固，青山都枯萎，高楼大厦纷纷崩塌，熊熊火焰，蓬蓬烟尘，一座繁华的大城市，无声无臭地倾倒覆灭了。

我从梦中醒来，挣不脱那份惊悸、沮丧的情绪。冬夜静又深，不知何时黎明才来。当我穿戴齐整，阳光下振作精神，展开这个城市之旅，应当可以安慰自己，一切都安好无恙，那只不过是一场重复的梦魇罢了。

然而，“立法院”前，不知又是为了什么，聚集一大群人，白色长衣墨迹淋漓，晃动着，拉扯着，除了轰然的喧腾，辨识不出任何特别的声音与意义。

在市议会旁换车，那儿有一座电话亭，关上门，



投币按钮，成一个隐秘宁谧的空间。那天早晨，循例进入，掩门之后，车声隆隆依旧奔涌进来，怔怔注视，散落满地的细碎光亮，红砖路，亭底，我的脚下。不知又是为了什么，电话亭所有的玻璃，全被砸得粉碎。电话接通以后，我听见自己的话语，被流窜的尖锐噪音割裂分离，不能转聚。

与朋友欣然小聚，雨后走出餐厅。我们在宽阔的十字路口停下，和其他面无表情的人站在一起。马路上有几辆宣传车缓缓通过，扩音机传出紊乱的歌声和呐喊，布条上的字显示他们来自外地。有朋自远方来。而车上的人不知是为了什么狂热着，激动着，挥扬拳头，扯开喉咙吆喝，一批又一批宣传单，像雪片飞舞在空中，而后随意散落，飞扑在机车骑士脸上，坠落并黏贴在潮湿的柏油马路上。我们仍保持一贯的姿势与表情，看着他们肆无忌惮地闯过红灯，扬长而去。

你知道吗？朋友打破沉默，微笑着对我说：以前，我很关心，他们为什么抗议示威。现在，我关心，又有什么被破坏了。以后，我将什么都不关心。

我想要一杯热奶茶。

听见朋友的话，我环抱双臂，突然觉得寒冷，自心脏泛向全身。怎样才能使自己比较温暖而安全？



我想喝一杯热奶茶。

带学生到至善园去上课，冷风吹来丝丝细雨，掩不住大孩子兴高采烈的情绪。五点钟，宣布下课以后，仍有人舍不得走，环坐鱼池畔的回廊上，弹着吉他唱歌。偶尔，屏息看着锦鲤跃出水面，旋转，再投身入水。

大家都期盼这样的黄昏，可以一直持续。而我必须催促他们搭车回家，因为，天黑以后，不定会发生什么事。我们在士林下车，师生挥手作别，看着他们穿越马路，混进夜市的人群中。我在街边的电话亭打电话，一抬头，便与暴戾凶残的“士林之狼”遇个正着。那幅狼之素描，贴在对面的电线杆，仿佛还带着嘲弄的笑意，谁是他的下一个祭品？

你怎么了？你在那里？电话另一头声声地问。

我的声音冻结，无法忍受独自在夜晚的士林，亟亟地只想逃跑。

士林之狼、景美之狼、木栅之狼、大安之狼……台北之狼。这是一座城市；或是个野生动物园？

没办法呀！有人说。山上的森林全给人破坏光了，狼群只得下山啦！

大伙儿听了这话哄堂大笑，前俯后仰，像是个超级大幽默。当夸饰以后的笑声，戛然中断，在彼此眼



眸，我们看见空洞的忧虑与无力。

陪同几位长辈，参加一场海外投资说明会。会中放映幻灯片，先是鼓声咚咚，台北市街头示威游行；“立法院”攀跳主席台；警民冲突，带血的棍棒、铁杆和石头；接着是焚烧的垃圾山，黑死的基隆河。一幕幕画面紧逼而至，令人窒息。而后，悠扬乐声忽然飘荡起来，一大片湛蓝海洋，是美国迈阿密海滩；红屋顶的花园社区，佛罗里达州。澳洲一望无际的牧场草原上，追跑的小孩。湖光山色，微曦中的加拿大。和平的、干净的、美丽的土地。

灯亮后，议论随即纷纷，主办单位鼓起如簧之舌，滔滔不绝，全不及幻灯片眼见为凭的比较。我从骚动中站起身，推开门，一直走出去。

走廊上有窗，可以俯瞰这个城市，灰濛濛地，并不十分真切。空气如此混浊，会不会发布警报？哪一条街道，又在示威游行？会不会冲突流血？等冬天过去，会不会比较暖和？

有人走过来，问我为什么不进去听？

我说，我不听，因为我都知道了。

是的，我其实都知道。有人说，中产阶级因为欠缺安全感，离家“出走”了；有人说，社会上的脱序如同“阵痛”，而阵痛变为痉挛，久了也能要人命的。



我也知道，到过其他国家及地区以后知道，我是无处可以“出”、可以“走”的。我已注定要在“阵痛”中死亡或者重生。我因此而觉得悲壮，也感觉幸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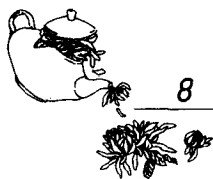
尽管如此，在一叠贺年卡上题辞签名，写着自己所在的时空：“岁末，台北城”时，梦中景象便前来干扰。

我决定改变一种心情。

那天，走过市议会，看见电话亭镶装的新玻璃，我站住，被一种说不清楚的复杂情绪充满。那个在碎玻璃中装修的人，那些清扫道路上纸屑垃圾的人，是恒常居住在这个城市的。当远方的朋友呼啸着来，呼啸着去，之后，负责修补的，永远是沉默地，安静地，甚至没有特别凸显的五官面貌。是什么样的力量，支持着这些值得尊敬的平凡人？

街道上有一群红衣红帽的耶诞老人在游行，等红灯时，会敲敲车窗，递张小卡片，满面笑容地祝福；被祝福的人也笑着感谢。小孩子兴奋地指点欢呼，耶诞老人举抱孩子，经过的、围观的，全忍不住笑起来。望着这列迤逦的队伍，看着童年的梦境声势如此庞大地实现，怎不令人喜悦？

“台北之狼”落网时，供称曾载着六具女尸，疾驰在台北街头，令人毛发直竖。而在死伤十余名妇女



后，“士林之狼”终也难逃疏而不漏的命运。提起缉狼成功，台北城的女性都有着劫后余生的感激，几乎涕零。

多么可怕。人们都说，那个平日彬彬有礼的青年，竟然是一匹恶狼。还有什么可以信任的？

多么难得。我却这么说，即使是一匹狼，平日里也像个敦亲睦邻的人。这社会不是充满希望的吗？

真正想说的，其实是，失望、疑惑、黯然，固然避免不了，却不能让这种情绪持续太久、沉溺太深。

走过幼稚园，看着手牵手的幼儿；站在路口，看着戴帽的小学生跑着跳着过马路；伫立讲台上，看着午梦初醒的大孩子，努力集中精神，迅捷地翻开书。每当这时候，我便全心全意地相信，他们都会和我一样，在这个城市里，慢慢地长大。

阳明山的樱花开了，车行上山，夹道的花朵，成一片飘飞的绛纱，背景是蓝蓝的天空。据说这是个暖冬，我却以为，春天已经到了。

因此，再写卡片时，我寻找更适当的祝辞：

祝平安如意。

新春·台北城。



一条流动的星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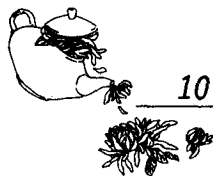
某些幽微的记忆再度触动，
我才想起，这些年来，
竟未曾找着适当的机会，向他道谢。

刚开始注意到阿麦，并不因为他是系上公认的金童，而是因为他身边抢眼亮丽的玉女。没过多久，玉女离弃了阿麦，和他最好的朋友坠入情网；偏那男孩也是个金童。

阿麦受到双重打击，辉煌逐渐褪色。

某次系上的聚会，阿麦和玉女不可避免地相遇了。玉女如同穿花蛱蝶，满室的笑语人声，仿佛都供奉着她。只有阿麦，不说不笑也不动，伫立在角落里，一亮一灭的香烟头，像是藉以维持着生命力。层层烟雾中，是一双被痛楚焚烧的眼眸。

我静静待在另一个角落，冷眼观察着这段不堪的心情。



橘子刚上市，兴冲冲提了一袋，在球场边坐下，场内的篮球比赛交锋正激烈。我们这群女生，像捧着一包爆米花看电影一样雀跃，争先恐后剥开橘子皮，特殊的芳香气息流泻在空气中。我拈起一片放进嘴里，阿麦正运球奔向这边的篮框，轻舒猿臂，眼看就要漂亮得分了！可是，他的动作突然停止，以一种非常奇异的眼光盯着我看；我的喉头被哽住，咽不下也吐不出，憋成滑稽的模样，直到篮下三秒钟的哨音尖锐响起，我才得以顺利吞咽，未酿奇祸。

比较熟识以后，向他兴师问罪，不料他也是理直气壮地：

“我真不敢相信，竟然有女生一边吃橘子，一边看我打球？！”

神情语气犹存孤芳自赏的意味。

大四那年的系运，秋高气爽，在小得刚刚好的运动场上热烈展开。班上男生原本就稀少，像阿麦这样身手矫捷的，几乎成了十项全能。而我们这些女生，在铅球、铁饼齐飞的场地里，组成义勇啦啦队，随着阿麦冲锋陷阵。

沙坑旁有个已毕业的学长回来探班，他叹了口气，对我们说：

“想当初，阿麦还是咱们系上的金童呢！”